

# 青春上善好活法

温暖一平方

## 香港故宫 掌门人：对40年前的自己说 我回来了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与故宫的缘分，可能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注定。

当时我在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工作，负责监督文化相关机构，其中就包括香港的14家公共博物馆。2006年，为庆祝香港回归10周年策划展览，同事说，不如把故宫的《清明上河图》借来展出。吴志华回忆往事，当时对这个大胆的想法，第一反应是不可能，毕竟此前与故宫博物院从未有过合作。

但是，吴志华还是带头进行了提案申请，给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郑欣淼去信，表明希望，结果故宫竟然说可以，我们大吃一惊，真的大吃一惊。那是《清明上河图》第一次离开境内，在香港展出的40多天中，10万观众慕名而来。在最近播出的访谈节目《君品谈》第三季中，吴志华讲述了这段往事。

2019年，吴志华出任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以下简称“香港故宫”）馆长，也是在这一年，香港故宫开始建设，并于2022年6月22日正式开馆。在中国青年报温暖一平方直播间里，记者带大家回顾了“香港故宫”掌门人和这座博物馆的故事。

吴志华出生于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小时候住在船上，是当时社会最低等的人。当时我就思考，我的命运就这样了吗？我能用什么方法改变我的命运？我从小就喜欢历史，看历史人物的奋斗故事，给我一些鼓励。吴志华说，历史让人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未来又可以走哪些路。后来，吴志华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获历史学学士、哲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并成为资深博物馆学专家。

吴志华笑言，要当香港故宫的馆长，得竞争上岗。彼时馆长一职全球招募，我当时还有3年就要退休，很有趣，一个曾经负责很多博物馆的副署长，要去竞聘馆长。当然，香港故宫掌门人最终竞聘成功。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位于香港维多利亚港畔的西九文化区，建筑像一座方鼎，面朝大海，金色的外观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香港故宫借鉴了很多紫禁城的设计元素，比如正门的10扇门，每扇门上都有每排9个、共9排门钉；以立体中轴线串联起不同空间。

2022年7月向公众开放的开幕展览，共展出来自故宫博物院的珍贵文物



左图：香港故宫博物馆馆长吴志华。右图：2023年4月10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观众参观第四批故宫博物院珍宝。受访者供图 视觉中国供图

900余件，其中约七成文物为首次赴港展出，是故宫博物院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文物出境展览。展品中国宝云集：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北宋摹本）、兰亭八柱之《唐虞世南（传）行书摹本》、代表宋徽宗艺术审美美的《雪江归棹图卷》、北宋定窑瓷名品孩儿枕。

跟着吴志华看展览，能听到一些不一样的讲解。他聊《洛神赋图》，称这是一个中国的漫画故事：一个人坐着车离开京城，来到洛水，看到水边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于是送了一块玉佩给她定情，但是两个人最终没能在一起，含恨分手，他无奈离去。传统的故事有了现代的解释，这也许就是文物穿越时空的内涵。

吴志华透露，开展展览的文物，很多是香港团队亲自去故宫博物院挑选的，希望借助这些文物讲清楚故宫文化的内涵。当时我们列出清单，故宫的同行大吃一惊。其中166件是一级品，不但是二级品，很多还是正在故宫展出的。他们说碰到了识货的专家。吴志华说，我们与故宫博物院，不是

另外一家博物馆，而是作为自家人，一起把这个馆做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也是我们今后合作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原则。

吴志华眼中最重要的不是建筑，而是观众，每天看很多观众过来就很开心，不过，一天的观众会控制在5000人。这个馆不是做生意，不追求人数。吴志华说，我过去管理的博物馆，观众一般停留两个小时左右。这个馆，观众四五个小时都不走，非常仔细地看每一件文物。有的观众在短短两个月内来了3次，看不完就再来。

《清明上河图》2007年在香港展出后，数字动态版《清明上河图》又在2010年被引入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吸引了百万观众。平均每7个香港人就有1个去看，而且看足一小时，不愿意走。吴志华回忆起那个人山人海的场景，我们香港观众最爱批评了，但很奇怪，那个展览没人批评。这给我一体会，香港观众是热爱中国文化的，应该多办一些展览。

曾有一名00后观众问吴志华一个

脑洞大开的问题：如果您选择一件个人物品作为文物流传给后世，会选择什么？吴志华想了想，选了一个黑色的笔记本，开馆之前几年我的所见所思，都记在这里头，这是表达我与这个博物馆最好的一件文物。

香港故宫的工作人员构成像一个联合国，这也成为其优势之一。在吴志华看来，要做好国际化，首先就是要掌握对方的语言、文化、背景、兴趣以及网络，我们很多同事都在美国、英国的博物馆工作过多年，沟通很容易，这是香港故宫的长处。

这个馆不仅是香港的馆，还是世界的馆，是在世界上传播中国文化的博物馆。香港故宫除了展示中国文化，还将促进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通过扮演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角色，作为中国与世界沟通的一个连接。吴志华说。

除了故宫文物，香港故宫还同期展出来自法国卢浮宫的文物，路易十四的骑马图与清朝皇帝的打猎图在同一个馆中同场竞技，而观众也在文物的交流与碰撞中生发出思考。有一个观众问

吴志华，西方文化中的骑士精神，崇尚勇武善战，认为个人的荣誉比生命重要；而在东方文化中，也有相应的君子精神，这两者有什么异同呢？

君子精神更强调个人善武，而君子精神更强调家国观念。我偏向追求君子（精神）。我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字，写的是和而不同，讲的是君子追求和谐而又独立。吴志华说，我喜欢书画。它的创作不但追求艺术之美，而且道德、志趣在其中。知识分子在天地立身，对国家、对民族，应有担当。我们对此的认同，从古至今是一脉相承的。

从1981年上大学开始，吴志华每年都到内地旅行，而每次去北京，故宫一定是必到之处。当然，那时候这个年轻学生还没想到，自己的后半生是和故宫在一起的。

在香港故宫开馆之前，有人问吴志华，想对40多年前的自己说点什么，吴志华回答：我回来了。

### 从爸到爸

蒋肖斌

作为一个80后，我小时候对爸爸妈妈的功能是有明确定位的。比如，当我饿了，我绝不会想不开去找我爸爸，因为我必须好好跟爸爸说话，这可能也是一个传统中国家庭对于父母的角色分工。

真人秀《爸爸去哪儿》第一季在10年前横空出世，获得了豆瓣9.1的高分，此后又陆续出了多季，口碑收视均长盛不衰。明星爸爸单独照顾子女的饮食起居，看点除了明星+萌娃，更重要的是，他们是爸爸。在带娃这件事上，妈妈一贯被认为是当仁不让的主力，尽管只是短短几天的单独带娃，手忙脚乱的爸爸足以承包众多话题。

但世界变化很快，2022年，观察真人秀《爸爸当家》上线，素人全职爸爸成为主角，没有明星光环的加持，所有的焦点都在全职爸爸的身份上。爸爸也不是带娃出去玩两天，而是得踏踏实实撑起家庭过日子。大众关注爸爸，对爸爸的要求也从去哪儿上升到当家。

有趣的是，这档节目的主力观众在18-23岁之间，呵，是一群还没结婚的年轻人，乐呵呵地看着爸爸带娃，不知道他们是否回忆起了自己的童年，以及畅想了自己的未来。

最近，《爸爸当家》播到第二季，节目的主题从爸爸当家，让妈妈轻松一下，变成了爸爸当家，请再坚持一下。这句话没了主语，不知道该坚持的是爸爸、妈妈，还是娃。不过我觉得，都得坚持。毕竟在节目展现的家庭中，爸爸忘记做饭这类事情是很正常的。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曾对1987名已婚青年做过问卷调查，对于丈夫成为全职爸爸，男性赞成的比例（52.4%）甚至高于女性（45.8%）。《奇葩说》有一期的辩题是：老婆年薪好几十万，要不要当全职爸爸？辩论开始前，男女比例1:1的观众，投出了空前对等的50:50。

不过，赞成或赞成，投票前对等的50:50，全全职爸爸的比例显然低于全职妈妈。村上春树在婚后做过家庭主夫，还说过世上男人一生中应该去做几年或者一年左右的丈夫，那样才能明白现在社会上许多所谓共识，是建立在何等脆弱的基础之上。

作家毛利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写过一本书《全职爸爸》，副标题是：一个上海家庭的角色互换体验。这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样本，而且轻松点，全职爸爸是一个话题，但不是问题。

原来，毛利与丈夫小陈在还是新手爸妈的时候有个约定，将来谁成功了，另一半就回来带娃。最初只是个玩笑，毕竟文字工作者想发财还早做梦。没想到几年后，她的一部小说卖了版权，入账100多万元，发达了，于是，到了小陈兑现承诺的时候了。

不得不说，刻板印象有时候也是有道理的。爸爸当家，第一天就是bug。小陈给自己定了3个闹钟：7点05分、7点15分、7点35分。最后那个是极限，因为儿子8点要上校车，25分钟内完成穿衣刷牙洗脸吃早饭，对一个5岁小朋友来说，已经相当于极限挑战。然后，第一天，小陈和毛利，双双睡到了10点半。

之后尽管问题不断，但是一年后，毛利承认，如果现在让小陈出去上班，家庭可能原地崩潰。毛利总结，家就是两个人的互相支撑。有人出钱，有人出力，并不用分男女，更不用分胜负。

事实上，无论综艺还是文学，与其说是注目爸爸怎么带娃，不如说是生活的一地鸡毛中探讨家庭如何分工。并不一定全职爸爸或者全职妈妈才是最佳模式，但家庭分工可以有更多选择的可能性，以及无论爸爸还是妈妈，对孩子的成长都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性。

而且从心理学上，对男孩子来说，爸爸的陪伴和教育可能更加重要。在青春期之前，父亲是儿子心目中的英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到了青春期之后，父亲的英雄形象会逐渐消减，而当儿子也终于成为父亲时，新的交替又开始了。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写过：14岁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的父亲如此无知，以至于我很难和他相处。可是，等我长到21岁，我惊讶地发现，老爸居然知道那么多东西。其实，无论孩子还是成年人，什么时候重新认识爸爸，或者认识自己，都不晚。



《爸爸当家》剧照。节目组供图

### 一心一意



聊城市人民医院团委扎实推进党建带团建、团建抓创新，结合医疗卫生行业特点，在团员青年中开展学习二十大、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主题活动，组织青年医务人员开展党团共建、主题团日、阅读分享、青年联谊等活动，创建青春聊医宣传阵地，成立青年突击队和志愿服务队，引导青年岗位建功、服务群众，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筑牢青春防线。



团组织和县委始终紧贴青年促发展，紧贴党政求作为，紧贴基层抓建设。坚持抓牢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打造全县青少年社会实践基地，谋划推出学习廖俊波先进事迹为主题的系列活动；实施青年人才培养计划，建立创业青年动态信息库，孵化一批青年领头雁创业项目，创建一批大学生实训基地；注重关心关爱青少年成长，推出假日课堂、流动青少年宫等公益服务项目。下一阶段，我们将聚焦“三力一度两保障”工作格局，实施铸魂、先锋、融合、聚势、赋能五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县团员青年在奋力打造闽浙边现代化生态新城贡献青春力量。

## 要相信，你可以身穿一件五星红旗的球衣

### 陪你慢慢变好

实习生 郑欣宜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谢宛霏

传球、接球、运球、起跳、投篮一气呵成，当球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后稳稳砸进篮筐，汗水滴落在地板上被球鞋碾过，全场的加油声、口号声掀起一层又一层高潮，这便是王岚钦感觉最燃的时刻，只要站在球场上，我就感觉自己是最闪耀的存在。

在刚刚落下帷幕的CBA常规赛中，王岚钦以场均13.3分的成绩，成为CBA历史上新秀赛季场均得分最高的选秀球员。对于这名25岁的年轻人来说，开启职业生涯便是他梦想的起点。王岚钦曾在微博中写道：职业联赛是每个打球男孩子的梦想，很幸运可以拥有自己热爱的事情并能一直坚持下去，这也意味着自己对自己更要自律，更加努力。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要相信，你可以身穿一件五星红旗的球衣。

能站上国际赛场，代表祖国出征，并不只是王岚钦一个人的梦想，也是年轻的运动员们共同的愿望。

青春当燃，热爱不止。日前，中国青年报社联合战马户外（新一代青年很燃）态度短片，讲述了青年因梦想而热爱，为热爱而战的故事。如今，战马已助力179名年轻人实现梦想，涉及篮球、滑雪、跑步、攀岩、街舞等多个领域。他们有人在一次次攀登中突破自我，有人在偶像的影响下站上雪场，也有人靠着对篮球的热爱闪闪发光。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采访了4名青年运动员，听他们讲述



王岚钦 贾仁加 陈楚俊 马昭然

追梦路上的奋斗故事。

贾仁加的梦想，是从一口锅开始的。贾仁加出生在青藏高原的一个小县城里。帮父母放羊、撵羊，是他的生活日常。而每个年底是那时的他最期待的时刻。届时，小镇会迎来一场全县人民的庆典——门源县环城长跑赛。这项在当地延续了数十年的大型竞赛，不仅是门源县辞旧迎新的传统活动，更成了小镇一年一度的集体狂欢。

升入高一，贾仁加第一次从拉拉队晋级参赛者，站上了跑道。当他第一个冲过终点线，道路两侧的人群瞬间沸腾，在老师和同学的簇拥下，他接过了奖品——蒸锅。这次夺冠，让贾仁加开始意识到自己已有跑步天赋。跑步渐渐成了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每天的训练让我安心，也开始渴望登上更大的赛场。贾仁加如是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8年的UTMB环勃朗峰越野赛上，贾仁加获得了OC2组冠军，也成了首位在UTMB赛场上夺冠的中国人。他回忆，比赛开始后，10公里不到便只有他和另外4名选手处在第一梯队。当接近终点时，教练魏彪为他递上了一面国旗，在欢呼声中身披五星红旗的贾仁加冲过了终点线，一抹鲜艳的中国红也

飘扬在了那个法国小镇上。

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我不仅代表自己，更是作为一名中国运动员在代表国家参赛，那种自豪感和使命感是发自内心的。从那之后，在贾仁加心中，跑步又多了一层意义。第一次比赛时赢下的那口锅，早已作为一颗梦想的种子在贾仁加心中生根发芽，又在多年后的国际赛场上盛开出一朵绚烂的花。而少年最初贴家用的小小心愿，也在漫长的追梦之路上不断壮大，最终化作为国出征的理想。

15岁的马昭然同样有为国出征的梦想。作为职业单板滑雪运动员，他充满了野心：我想和苏翊鸣一样，代表祖国站在世界的冰雪舞台上。

正式进入训练队后，马昭然不断地加练，跟前辈请教，研究动作技巧。在有些人看来，训练可能很枯燥，但我从不觉。每一次的旋转与空翻对我来说都是享受，

像在空中飞翔，能听到风和自由的声音，这就是我的热爱。在马昭然看来，每一次技术的突破都让他觉得距离参赛又近了一步。提起未来，马昭然充满信心，我想带着对极限滑雪的热爱走向世界，为国争光。

然而，追梦之旅并非总能一帆风顺。在高山攀登从业者、极限摄影师陈楚俊的眼中，攀登这项运动可以说是苦乐参半的，既然选择了攀登，你就注定要与危险相伴。

陈楚俊的攀登生涯中，总会面临意想不到的危险。他曾体会过独自挂在悬崖峭壁上，脚下就是无尽深渊的极度恐惧，也被高反下的剧烈头痛与恶心感反复撕扯。每一次攀登，随着海拔升高，气温不断降低，他身体承受的压力也不断增大，置身于冰岩之间，冰霜被狂风裹挟着凝固在睫毛上，刺骨的严寒也使他嘴唇发紫，乃至手指冻伤，还有一次，他甚至被山上滚下的落石砸得头破血流。尽管如此，陈楚俊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在陈楚俊看来，攀登让他一次次突破极限中认识了自己，这是他的热爱。在山里那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状态令我着迷，我不需要考虑任何条条框框，只需要想着如何登上更高、更远的山，实现心中的梦想。

年少时的热爱，经历了数年如一日的坚持，也挺住了现实的锤炼，最终被青年们赋予了名为“梦想”的重量，指引着他们肩负国家荣耀，踏上更广阔的世界舞台。贾仁加说：那时候我才23岁，就给了自己四五年的时间，为梦想搏一把，现在看来，我的坚持是值得的。毕竟，我们正年轻。